

## 情缠劫上结

### 【不懂为什么是166的请去看正文165章和167章】

## 第一百六十六章

阮卿言的唇舌十分灵活，比起大多数妖，经常吐信子的她自然擅长得多。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为什么就忽然做起这种事来，而且易初分明这么奇怪，可自己的大脑却没办法思考，乃至没办法拒绝她说的任何一句话。

比起往常，易初的这里更加湿润了，就连流出的津液都特别香甜。阮卿言恍惚的想着，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变得滚烫灼热起来，她的腿心湿得彻底，压抑了数天的热情全数绽放。她颤抖着手，很想摸一摸自己烫的快要融化的地方，可是她的身体不听她的使唤，她没办法做除了易初命令以外的事，自然也包括…触摸自己。

“你很想要吗？”把阮卿言手指颤抖的动作看在眼里，易初微眯着眼，脸色因为情动带了些粉红，她满意的晃了下腰肢，问道。阮卿言没办法出声回答，只能点头默认。易初能看到自阮卿言腿间流淌下来的水滴，它们晶莹剔透，顺着那条白皙修长的腿滑落，在地上一点点融合成为一滩水合，可见阮卿言的渴望。

“不准，你现在只可服侍我。”易初说道，微微分开腿，让阮卿言更加卖力的舔舐她。感到阮卿言的身体在发抖，这不仅仅是兴奋的颤抖，亦是因为她身体内积聚的渴望太多，而产生的抖动。妖中最淫，除了狐狸，便是蛇，如今阮卿言这样强烈的反应，不是不能理解。

只不过，神是贪婪的，对任何事物皆是如此，她要的永远都是全部。没有她得不到的东西，没有她无法完全操控的事

物。什么都一样，自然也包括…情事。

阮卿言的小舌不停的舔舐着那片柔软而丰腴的水贝，那里本就潮湿，而后又被她舔弄的更加滑腻。虽然自己的身体已经热的像是火烧一般，可阮卿言依旧喜欢为易初做这种事。她小心翼翼，像是呵护宝贝一样含住那只水贝中的珍珠，在唇齿间用最轻的力道撕磨，她又把舌尖化回细长的信子，钻入易初的身体，带给她极致的享受。

“嗯…小蛇，很好…做的很好。”易初今天的声音比往常低了许多，更加沙哑，且少了平时的羞涩胆怯，多了些勾人与妖娆。听她叫自己小蛇，阮卿言有些奇怪为何换了称呼，可她现在除了继续服侍易初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
随着易初的身体开始颤抖，阮卿言能感觉到自舌尖上方涌来的一片滚烫热流。易初的体液她不是第一次喝，可这一次的却比之前更加清香，且灵力纯粹得惊人。阮卿言这几日始终觉得全身无力，可此时却像是吃了补药一般，有了气力。

“悠悠…我好难受。”阮卿言终于可以歇一歇，她抬起头，脸上沾满了晶莹剔透的液体，她的双眼因为身子的难受而泛红，紧紧夹着的双腿都被染湿，可见她有多难受。可越是看到阮卿言这般，易初便越发不愿她如意。

她摸上阮卿言布满汗水的脸颊，见她依赖的在自己手心轻蹭，易初笑着，在她的眉心间一点。这一瞬间，阮卿言觉得有道暖意顺着额头朝全身蔓去，刚开始还是舒服，可到了后来，身体里那份名为欲望的难耐却越发明显。胸部涨得发麻，腿心也变得暴涨起来，酸疼得要命。阮卿言跪在地上，无力的扯着易初的手，已是难受的哭出来。

“悠悠…好疼…我好难受…”阮卿言不知易初是怎么了，为什么会舍得看自己这般不舒服却还无动于衷，她觉得腿心就

要疼的裂开了，恨不得自己伸手去碰一碰，可是她没办法做出任何动作。

“叫我主人，我便可让你舒服些。”易初低声说道，眼里的嘲讽让阮卿言茫然，她知晓这个不是自己熟识的易初，乃至不是易初，但她的身子没办法反抗，她的大脑无法做出反抗的念想。就仿佛被洗脑了一般，全然不听使唤。

“主人…主人。”阮卿言轻声呼唤着，随后她便被易初推到在了地上。她无力的蜷缩着身体，渴望的看着易初，希望她能兑现她的承诺。可是，她却只是用手在自己的腿部轻轻抚摸了一下，紧接着，阮卿言发现自己幻化成人的双腿居然变回了蛇尾，乃至从腰部以下，都成了蛇身。

“不要…为什么…”阮卿言难过的扭动着身子，不知易初为何要这么做，如此半人半蛇的样子，就算是阮卿言自己也不会喜欢。她红着眼睛看向易初，可易初却玩味的看着自己狼狈的模样，像是在欣赏极为有趣的事物。

“你不是易初，不要…别碰我…”阮卿言觉得自己多少拜托了钳制，她用手撑着身子想要躲开，可易初已经踩住她的尾端，让她动弹不得。

“你叫错了称呼，你该叫我什么？”易初望着阮卿言，暗紫色的眸子闪过一层光亮。被她这般盯着，阮卿言全身的力气都被卸了去，她摇着头，明明不想说出那两个字，却还是无可奈何的开了口。

“主…人…”听阮卿言说完，易初笑起来，她站着，居高临下的看着阮卿言的尾端。那里依旧极为渴望，鳞片向外翻卷，露出内里粉嫩的软肉，而溢出的液体已是把地面都染透了一大片。“你可想要？”易初用脚轻轻碾压着阮卿言不停开合的尾端，看着她的小腹伴随着不停的收缩。

“不…够了…停下来吧。”阮卿言不想和这个霸占易初身体的人做那种事，哪怕这还是易初的身子，却已经不再是易初的灵魂了。

“这便由不得你了。”易初说着，慢慢蹲下身。她的双手凝起一团灵力，渐渐化为一道金色的光，顺着阮卿言的尾端，进入其中。

即便化作了半蛇的身子，可蛇的身体内部，比之人身还要敏感许多。一次被这种方式贯穿，阮卿言不停的扭动着身子，只觉得那团灵力在她的体内疯狂的乱撞，分明无形，却比易初的手指还要用力。它一下又一下，撞在身体的内壁上，阮卿言说不清是痛还是舒服，只能不停的轻吟出声，双手紧紧的抠入地板中。

“啊…不要…不要了…嗯…悠悠，你在哪…快点回来…”阮卿言难过的哭起来，她讨厌被这样，讨厌那个该死的神用这种法子欺负她，更讨厌她占据易初的身体。见阮卿言不停的抗拒，最终还是被送上顶峰，看着从她尾端溢出的热流，易初摸上她的脸颊，替她把汗水擦干。

“你可满足了？”

“别碰我。”阮卿言躲开易初的手，她难过的闭着眼睛，全身使不上力气，更没办法逃跑。感到易初用手摸上自己的尾巴，阮卿言咬着下唇，她不知道对方还要做什么。

“你很有趣，我对你很感兴趣。”

“我不过是只妖而已，你怎么会对我这种下贱的东西感兴趣呢。”阮卿言自嘲的说道，她现在只是希望易初能够回来，或者自己能够逃走。

“你不是妖，而是我的宠物。”易初说着，揉了揉阮卿言湿软的尾巴，倾身过去，格外轻柔的吻住她。这个吻软得紧，阮卿言微微一愣，万般没想到对方会吻自己，就连视线也带

了些柔和，而不再像曾经的那几次一样充满鄙视和轻蔑。阮卿言恍惚的看着这张熟悉的脸，她觉得是易初回来了，只有易初会这么温柔的看自己，只有易初可以接纳自己的全部。不嫌弃她是妖，也不嫌弃她是条蛇。当身体被两根手指贯穿，阮卿言蜷缩着蛇尾，第一次体会到蛇身被进入的感觉。可是她却觉得很累，没有半点力气继续下去。

眼皮越来越沉，身体却不曾老实，甚至夹着易初的手指不放。阮卿言想睡，可是身体的欲望不让她睡。她空洞的视线看着易初，在触及对方浅笑的脸时，她才相信是易初回来了。

“悠悠…对不起。”阮卿言觉得自己有必要道歉，她方才和霸占了易初身体的神，做了不该做的事吧。虽然身体还是易初的，可是…好难过…阮卿言哭着，不停的说着对不起，身体在这样疲倦的情况下到了顶峰。她呜咽着，窝在易初的怀里哭了一会，才终于睡着了。

看着蜷缩在自己怀里的人，易初笑了笑，把手指从阮卿言的身体抽出。看着上面粘稠的液体，她用法力把两个人身上的水迹弄干，抱着阮卿言上了床。看着那人疲惫的皱紧眉头，易初想了想，用指尖轻轻划破手指，将自己的血喂到阮卿言嘴里。

“睡吧，我的宠物。”